

第一节 张驰的婚事问题

夜市的时候，双扬在鸭脖子摊前忙来忙去，招呼着顾客，可是眼中有掩饰不住的忧伤。豆皮张在大声吆喝着：“豆皮！豆皮！老字号的豆皮...”和双扬懒洋洋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。豆皮张的老婆凑到双扬跟前说：“扬扬，听说又要取缔我们了...”

双久的事情对双扬的打击太大了，让她突然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双扬淡档地说：“取吧取吧，最好是彻底搬迁，我真是什么都不想干了...”

豆皮张看双扬的态度觉得很奇怪，说：“哎呀，这可不像你来双扬说的话。”

双扬提不起精神，说：“我这可是心里话，我累了。”

豆皮张的老婆不解道：“以前那么难，你也没说累啊，现在双瑗双久都大了...”

豆皮张也说：“就是，我最近怎么没见到双久啊？”

双扬愣了一下，赶紧说：“... 他到全国书市开会去了...”为了不让豆皮张两口子再问下去，双扬转过头去招呼买鸭脖子的客人。不经意间，双扬从窗外看了看久久饭店里面的情形。饭店的晚市还是照旧的人声鼎沸。张所长带着老婆、儿子张驰和一帮亲戚在这里吃饭。九妹正在跑来跑去地为他们加菜上酒。张所长的眼睛一直围着九妹团团转，他的儿子张驰却斯斯文文的。双扬的目光久久地落在了张驰身上，觉得他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男孩子。双扬毕竟是双扬，在什么状态之下也还是能够陡生斗志的。她心里一动，想到了什么，叫双瑗看好鸭脖子摊，自己走进了饭店，进了厨房。九妹正要端菜出去，双扬叫住她，轻声地和他说了几句什么。九妹点点头，为张所长一桌的每人上了一份原盅炖水鱼。张所长很奇怪：“这个这个... 九妹，我们可没敢点这么贵的菜啊...”

九妹笑道：“张所长，您就放心吃吧，这是我们老板扬扬姐送的。”

张所长顿时觉得很有面子，笑着说：“那我们就...”

九妹说：“就好好享用吧。”

张所长盯着九妹，仗着酒性道：“九妹，你可真是越长越漂亮了...”

张驰看了九妹一眼，仍默不作声地吃饭。

九妹笑：“瞧你说的，张所长，我来的时候是土八路，现在还不是土八路。”说完又忙别的去了。张所长的老婆看着九妹忙来忙去的身影，也说：“她这么一捂，再这么一养，还真挺水灵呢。”

张所长酒饱饭足之后，结帐要离去。双瑗一算账，说：“三百二。”张所长把钱递过去，双瑗正要接时，钱被双扬的手挡住了，问双瑗说：“张所长来吃饭，我们是... 是什么辉来着？”

“蓬荜生辉。”双瑗补充着说。

“对抖抖，蓬荜生辉。什么钱不钱的...”双扬说着，把钱给张所长塞了回去。

张所长心里得意，假意说：“那不行那不行，绝对不行...”

双扬收下二十块钱，说：“好吧，就算我给你打了个折。”

张所长做出很有原则也很为难的样子，说：“这照照不像样子...”

双扬坚决不要，张所长也乐得顺水推舟，坚持了一阵就和家人高高兴兴地走了。双瑗手里拿着二十块钱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这样打折，咱们还怎么做生意啊？”

双扬说：“你懂什么？张所长是请都请不来的人。”

双瑗说：“我是不懂，可我知道双久那里要花钱，说不定还是个无底洞。”说着扭身回到收款台，把二十元丢进抽屉里。

双扬无奈地看着抽屉，什么也没说。

张所长的儿子张驰在前进汗衫厂当工人。按理来，他的父亲好歹是个所长，他不该做这样的工作，但因为他有羊角风，算是个残疾人，所以张所长也没有办法把他安排到更好的职位上去。张驰生性很老实，没发病的时候也跟正常人一样。他因为有这个病很自卑，不太合群，今年都三十一岁了，也没办法谈对象。他的内心深处很孤独，渴望着友情，也渴望着爱情。

张驰的母亲明白儿子的心思，一想起来，她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一天夜里，张所长两口子躺在床上，张所长正在看报，他老婆突然叹了口气，说：“... 这孩子都三十一了...”张所长一听，放下了报纸，神情变得沉重起来：“我也不是不着急，可这孩子有羊角风，你说谁会跟他？”

老婆说：“要不从乡下带个女孩子上来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上回不就带了一个嘛，不到两个月就去给人家当保姆了，死活也不肯跟张驰成亲...”

老婆说：“这回来了就成亲，再说别的。”

张所长不同意：“你拴得住人，拴不住心！闹出点事情来，大家脸上不好看！”

但是这一次，张驰的婚事不光是张所长两口子惦记着，双扬也替他操心起来。什么事情有了双扬操心，那就八成有戏了。

第二天，双扬又请张所长吃饭。张所长答应下来，出行之前，对着穿衣镜打领带穿西装。他老婆看见他穿得这么正式，问：“又陪领导吃饭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我就是领导。”

他老婆奇怪了：“那还打扮什么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上次我去香格里拉，就是穿得太随便，人家都不拿正眼瞧我。”

老婆说：“又是来双扬，我说，你又不想给来双扬办事，你老去吃人家的饭干嘛？上回咱们一大家子，还不够人家破费的？”

张所长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有的吃就扯，没的吃的时候也别抱怨。人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老婆不明白：“那你到底给不给人家办事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办什么事？对于房管所来说，房屋更名手续那就是大事，哪儿那么好办？”

张所长来到香格里拉酒店赴双扬的宴。张所长客套说：“扬扬，你再这么客气，我可真不好意思了。”

双扬笑道：“张所长吃我的饭，那是给我面子。”

“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...”

“好，那就是我面子大，请得动张所长，谁都知道张所长是不吃请的。”

“可你在这么好的酒店都请过我两回了...”

“您这么说可太见外了，吃饭算什么事？我要是真有什么事能帮上张所长，那才是三生有幸呢！”

双扬一说这话倒勾起张所长的心病来。他摇头叹息着说：“我的事啊，谁都帮不上忙。”

双扬知道张所长的心思，故意说：“那可不一定，您说给我听听。”

张所长一想到儿子就发愁，说：“你也知道我儿子张驰，都老大不小了，就因为脱不了病根，三十出头了也解决不了个人问题... 真是把我的头发都愁白了。”显得颇为伤感。

双扬一听，心里暗暗高兴，说：“张所长，你这还真是一个问题。这样吧，我就豁出去了，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！”

张所长吃了一惊：“你？”

双扬说：“张驰不发病，还是挺正常的，如果有了一个好老婆，心疼他也关心他，这病慢慢地说不定也就好了。”

双扬这话可说到张所长心坎上，他连说：“哎呀扬扬，办法是好办法，可是没法办啊！你想，谁愿意做他的老婆呀？再说，你可别觉得张驰没眼光，太差的他还嫌带不出去呢！”

双扬说：“他这个要求也可以理解啊。”

张所长还是摇头：“理解是万岁，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”

双扬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张所长，这天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这个忙，我帮定了！保管给你找个年轻漂亮的儿媳妇！”

张所长一下站了起来，简直都快哭出来了，一个劲地打恭作揖，说：“扬扬，只要你真的能给我解决这个心腹大患，我和我老伴，来生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。”

双扬急忙扶张所长坐下，说：“张所长啊，别说得这么可怕。什么来生？咱们不是都盼着今生能过得顺心一点吗？”

张所长一时间完全不象平时那样了，真动起感情来，义气非凡，说：“扬扬，聪明人之间，不用多说话。我工作上份内的事情，就是你跟我没有任何朋友关系，我一样按政策办理。你的房子问题，要求是合情合理的，只不过有些说服工作，这个事由我来做，估计问题不大，完全可以尽快解决。”

双扬一听，心里大喜，拿起酒杯，说：“张所长，那就请您多费心了。”

张所长二话没说，就和双扬碰杯，两人都一饮而尽，很是融洽。碰完杯后，双扬说：“张所长，你知道九妹是我的干妹妹吧？我把九妹嫁到你家给你做儿媳妇怎么样？”

张所长眼睛一亮，又惊又喜。

双扬所做的完全是为了老屋。还有一个人也一直惦记着来崇德在吉庆街的老屋，这个人就是范国强。他又到来崇德家，正好来崇德不在。他和摘菜的范沪芳聊着。范沪芳问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有空？”范国强绕着圈子：“不是刚办完一个展览吗，双休日都没歇，算是补休吧。”范沪芳说：“你也要注意点身体...”

范国强忍不住问：“德叔的那几间房子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”

范沪芳说：“谁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问他，他也不说。好像他带双扬去办过一次手续，人家没给办。”

范国强说：“如果只给双扬一个人，那也太不公平了。”

范沪芳深有同感，却只是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可你也知道他的脾气...”

范国强挑唆说：“那你陪了他半辈子，就没有说法了？”

范沪芳说：“我也想你能得个一间半间的，可他那几个孩子，哪个是省油的灯？尤其是小金和双扬，把他都给吵烦了。”

范国强说：“我一个国家干部，本来可以姿态高一点，可是我那真是清水衙门，房改房的那笔钱我到现在也没筹齐，眼看着期限就到了，真不知怎么办好...”

范沪芳想了想，说：“等他高兴的时候，我再跟他说说...”

傍晚的时候来崇德下班回来，就看见餐桌上有几个他喜欢吃炒菜，这让劳累了一天的他感觉很放松和高兴。范沪芳端着木耳炒鸡蛋从厨房出来，看见来崇德的情绪不错。来崇德说：“这么好的菜，我喝点酒吧。”

范沪芳笑着说：“喝吧喝吧，都是下酒的菜。”来崇德洗了手，拿了酒瓶出来，饶有兴致地喝着。

来崇德正喝得惬意的时候，范沪芳开口了：“我说，都这么长时间了... 你那房子的事，到底想怎么着？”

来崇德一听，不太高兴，说：“你就别管这么多了，我想起这事都烦。”范沪芳没说话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来崇德看到范沪芳的神色，说：“小金又来了？”

范沪芳说：“小金倒没有来，国强来坐了一会儿...”

来崇德一脸的厌烦：“我说他就别跟着掺和了，好歹小金下了岗，扬扬又是个个体户。”

范沪芳来了气：“个体户怎么了？现在个体户最有钱。”

来崇德说：“那也都是些朝不保夕的事，毕竟国强还有个铁饭碗。”

范沪芳叹口气说：“这不是自己的骨肉就是不亲，小金是你的儿媳妇，别管多不懂事，你看着也还是比国强好...”

来崇德一听，很不舒服，喝道：“你让我踏踏实实吃完这顿饭好不好？”

这老房子的事让来崇德根本不可能过到清静日子。不两天范国强又来到来崇德家。几个人吃着晚饭的时候，范国强一边给来崇德倒酒一边说：“德叔，说句老实话，我也不是财迷心窍，惦记着你那两间旧房，我主要是怕国家的文物流失...”

来崇德看着范国强的样子就烦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那你的意思是我把房子捐给国家？”

范国强碰了个钉子，赔笑说：“那我也不是这个意思...”

来崇德说：“你想要房子底下的文物你就直说，用不着搬出国家来。”

范国强只得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可以不参加房子分配，可是不管这房子归了谁，房子底下的东西得归我，而且必须把这条写在合同上。”

来崇德说：“问题是房子底下没有文物。”

范国强说：“德叔，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，你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自己的子女，这对我妈妈也不公平啊...”

范沪芳阴沉着脸，面色很不好看。

轮到来崇德着急了，说：“我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？那房子底下什么也没有... 你们也不想，我的祖上既没做过官，又不是读书人，会有什么古董传下来？”

范国强当然不会相信：“可是我去查了有关资料，说当年吉庆街的附近就是一个古董交易市场，远近闻名，热闹非常...”

这时，范沪芳啪的一下放下筷子，赌气到里屋躺下了，一直到范国强走了，她也没有出来。来崇德走进来，坐在另一侧的床沿，沉默片刻，来崇德说：“以后再也不用提这件事了...”

范沪芳一下坐起来，火气大得反常：“我就是要提？我干嘛不提？我知道我现在老了，在你的心里没位置了！想当年你追我的时候，别说这两间破房子，就是要星星你也肯给我去摘...”

来崇德的气也上来了：“你又扯那些陈糠烂芝麻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房子我已经答应扬扬换上她的名字了。”

范沪芳叫起来：“给扬扬一个人，你说这公平吗？”

来崇德说：“太公平了！手上的这个大工程就是她给我拉的，人家那头还没要一分钱佣金，钱全投在工程里。你说我让她守着祖屋公平不公平？”

范沪芳没了话说。

来崇德又说：“你知道现在拿到一个工程有多不容易，国强他要是能给我拉来工程，他让我签什么合同都行。”

范沪芳气呼呼地说：“工程工程，你就知道工程！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是自己的骨肉就是不亲，这半道上的夫妻就是想不到一块去...”

范沪芳越想越不是滋味。第二天来崇德上班去后，范沪芳一直呆坐着，等到天色不早的时候，她也没有像往日一样在厨房里忙碌，只是看着电视，但脸上却没有轻松的表情，反而不时的看一眼墙上的挂钟。看到该是来崇德下班的时间了，她从窗户向下望去，果然看见来崇德下班回家的身影了。范沪芳回到卧室，打开衣柜拿出旅行袋，慢条斯理地收拾自己的包。

来崇德上了楼，开门进屋，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没有听到回应，来崇德进了厨房，一看没人，有来到卧室，看到范沪芳正在收拾行李，奇怪不已，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范沪芳冷冷地说：“我这两天心口痛，想搬到国强那里住几天...”

来崇德看着她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范沪芳说：“反正你的孩子也都回来认你了，个个知冷知暖的，有我没我也都没什么要紧...”

来崇德突然爆发地吼起来：“我们两个闹什么闹？孩子们闹，那是他们年轻！甭管双元、双扬，还是国强，我都能理解！咱们什么世面没见过？什么风雨没经过？你也掺和在里面闹，咱们白活了？行行行，你也不用走，我走，我回吉庆街去！”

范沪芳还是冷冷的：“你走，我就知道你怎么来的还会怎么走！”

来崇德脸都涨红了：“我怎么来的？你说我怎么来的？我当年为了你连儿女都不要了... 愧疚到至今。要不是祖宗留下两间房，也不会有哪个孩子登门...”

范沪芳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来崇德气得发抖，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心里明白得很！我当年就不应该昏了头！”说着倒提起旅行袋，把范沪芳的东西抖了出来，装上自己的两件换洗衣服，转身就走。

范沪芳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来崇德又走了回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装钱的信封，递给范沪芳，说：“这是今天好不容易才拿到手的工钱，我又借了点，凑了一万五，让国强把房改房的欠款给补上。”

范沪芳愣住了，不知道该接还是不该接。来崇德把钱扔在床上，说：“我活了一辈子才搞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儿女们困难的时候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，才能留得住他们的心...”说完就走了。

范沪芳眼泪涌了出来，冲了出去，用身体挡住了大门。来崇德看了一眼范沪芳，呆了一阵，回过头来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闷头点烟。范沪芳也没有说话，提起地上的旅行袋回里屋去了。

来崇德吐出一口烟，一脸的沧桑。

请张所长吃饭的第二天一早，双扬刚从市场买完菜回来就找九妹谈这件事情。九妹正在饭店楼上的宿舍里睡觉。双扬把她摇醒，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九妹揉着眼睛，问：“谁？你说谁？”

双扬说：“房管所张所长的儿子张驰啊，前两天还来吃过饭的。”

九妹吓了一跳：“他不是有羊角风吗？这谁不知道？”

双扬说：“他不是羊角风，肯跟你一个乡下妹子做夫妻吗？再说，羊角风又不是癌症，发病就是抽一抽筋，平常跟好人一模一样，人家长得也不错，猛的这么一看，你还配不上人家呢。”

九妹扭过身，坚决地说：“我不干。”

双扬好言诱劝：“你可想清楚了，这可是一个天大的便宜，相貌英俊，城市住房，城市户口，公婆当菩萨一样供着你...”

“可他有病啊，我听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...”

“崩溃！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只要不是绝症，那就有办法治。”

九妹还是说：“反正我不干。”

双扬很严肃地说：“九妹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嫁个羊角风是吃了点亏，可是从此成了城里人，彻底改变了命运！什么知识改变命运，对女人来说，只有嫁人才改变命运。”

九妹不说话，但就是横下一条心的不愿意。双扬明白九妹心里想什么，于是问：“九妹，你多长时间没见到双久了？”九妹想了想，突然也奇怪起来：“倒是有

一段时间了... ”

双扬问：“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”

九妹说：“卖他的黄书去了吧...”

双扬说：“他现在在戒毒所。”

九妹一听，傻了，叫起来：“这绝对不可能！”

双扬提到双久，也不禁神色黯然：“我有什么必要让你死了这条心，就诅咒我的亲弟弟？”

九妹呿语一般地说：“不可能，我不相信...”

双扬见九妹不肯相信，想了一想，让九妹跑了个满城去买了一大串洋香蕉。九妹提着香蕉来到双扬房间的时候，双扬说过一会要带她去戒毒所看双久。九妹很高兴能够看到双久，问：“真的？”

双扬说：“当然真的。”

九妹又不明白起来说：“可是双久他根本不爱吃这种香蕉，我记得他平时什么香蕉也不爱吃。”

双扬没说话，打开了台灯，用一把细小而又锋利的手术刀，细心地把香蕉蒂部切割开来，接着把一种喝饮料的吸管，一根一根的戳进香蕉里面。九妹不明白双扬在做什么，看着吸管问：“这些吸管怎么不是白色的？”

双扬说：“这里面有白粉。”

九妹啊的一声，又急忙捂住了嘴。双扬将香蕉还原，放进准备好的果篮，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示意让九妹把果篮提起来。九妹已经吓坏了，把手放在身后，一个劲说：“我不去！我不去...”

双扬质问道：“你不是爱他吗？你不是非他不嫁吗？那你怕什么？真是崩溃！”

九妹哭了起来：“可你这是在害他！说是戒毒，实际是躲在戒毒所吸毒！”

双扬说：“戒毒是一天就能戒得了的吗？我太了解双久了，他软弱得很，没有什么意志力，如果熬不过去，他会去死的。”

九妹脸都白了：“可我们这么干是犯法的呀！”

双扬白她一眼说：“你慌什么？天还没塌下来呢！出了事有我，天塌下来也由我担着。”

九妹擦干眼泪，提起水果篮子，临走时还到镜子前面照了照。双扬看着九妹的样子，无奈地说：“不用照了，他根本不会看你！”

来到戒毒所，双扬才得知双久出事了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双扬赶到戒毒所医生的

办公室，医生告诉她，双久头天晚上两次割腕，他们只好派专人监护，说戒毒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，这就需要戒毒所和他的家庭、他的亲人共同配合，才能挽救他的生命。双扬听着，只能默默点头。医生说：“这对他的毅力是一个考验，对你们同样是一个考验。”

双扬说：“我能见见他吗？”

医生说：“当然可以，病人担心的恰恰是家人的放弃。”

双扬见到双久的时候，他剃着平头，手腕上缠着纱布。看见双扬独自一人两手空空地来了，双久失望不已：“姐，你没给我带香蕉来？”双扬石雕一般地看着弟弟。双久扑过来抓住双扬的手：“姐，我实在受不了了...”说着突然抓起双扬的手狂吻起来。

双扬还是面无表情：“你就不能不吃香蕉吗？大姐实在买不起了...”

双久一听声泪俱下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实在对不起你！我不是人！我连畜生都不如...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染上的瘾...我是太想好好做人给你长脸了...你就心疼心疼我吧...晓燕不要我了，如果你还不要我，那我真的是死路一条了...”双久说着鼻涕眼泪都下来了，声音跟动物的哀号差不多。

接待室门外，九妹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，也不禁难过痛哭，忍不住提着果篮进了接待室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双久，我们给你带水果来了...”

双久的眼睛一时雪亮，跑上去夺过果篮，敷衍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九妹，越来越漂亮了嘛...”又对双扬说：“姐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晚上你还要卖鸭颈呢，千万不要太累，要保重身体...你跟卓雄洲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双扬说：“还没有头绪...”

双久眼睛一直盯着香蕉，说：“等我出去了，好好找他谈一谈。”

双扬神情有异：“那我可就等着你找他谈了...”

双久早已经等不及，说话都不耐烦了：“你放心，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...”说完匆匆离去了。双扬和九妹木然地看着他的背影。

回去的时候，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。在出租车上，两人都看着窗外，谁也没有说话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二节 幸福的恋爱

双扬把九妹叫到自己房间，说：“怎么样，九妹，我现在同意你嫁给双久。问题是，你愿意吗？”

九妹低着头一言不发。

双扬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愿意，你完全可以说不愿意，你可以不用管他的死活！可是我不行啊，我是他大姐，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养大，我丢不下他。他是我的孽障，我逃不出自己的命！你呢，就赶紧奔你的好日子去吧！”

九妹还是低着头，想到双久变成这样，自己原来的希望落了空，心里难受：“我能有什么好日子？”

双扬说：“前两天跟你说的，你再好好想想...”

九妹抬起头来，看着双扬，面有难色：“扬扬姐，我真是害怕...”

双扬晓之已理、动之以情：“你怕什么？你还非要我把那句话说出来吗？实在不行，还可以离嘛，等该有的都有了，你还怕离婚吗？这又不是你们乡下，满大街就没有黄花闺女。只要你也是城里人，你也可以挑别人啊。”

九妹有点动心了，说：“那我这一辈子...”

双扬看九妹有松口的意思，进一步说：“风险总是有的，人生和做生意一样，哪能包赚不赔？人家张所长家也是好多人盯着呢，乡下女孩谁不想攀上这门亲啊？不是你长得周正，不是我千说万说，人家根本不考虑你，你还以为人家要求你呀？”

九妹犹豫着说：“那，那我嫁过去，你就不管我了？”

双扬说：“崩溃！我是你的干姐姐，我会不管你吗？”

九妹想了想，说：“... 那我就先跟张驰处一处？”

双扬挨着九妹坐下来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感到有点心酸，说：“九妹啊，双久的命不好，我的命不好，你的命也不好... 咱们都是苦命人，就这么互相帮着过吧。做人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来生我宁愿做一只鸟，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，父母兄弟，一家老少的东西全都不用管，多轻松啊！”

这话勾起了九妹的伤心，眼泪流了出来：“我来生也不做人，随便做什么也不做人...”

双扬心里过意不去：“九妹，大姐没给你找个更合适的对象，对不起你了！”

九妹说：“你别这么说，大姐，这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出路...”

其实双扬给九妹张罗这门亲事也不是完全出于私心。九妹年纪也不小了，迟早要嫁人，她来双扬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双扬是个很现实的人，她清楚对于九妹来说，爱情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她的爱情不在她的人生状态里。九妹从山沟里出来，不管她现在多么的都市化，始终都是一个乡下妹，不可能奢侈得去追求爱情。对她来说，有钱，有城市户口，有暖饱日子，有健康后代，就已经应该是人生理想了。然后，九妹的后代便可以从九妹的肩头站起来，开始更高质量的人生追求，便可以讲究爱情什么的了。人在什么状态下就该追求什么。双扬从来不是个脱离实际的人，她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无情，把人的一生都差不多在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，接下来的努力挣扎中，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得到什么质的改变。

她要趁九妹年轻饱满的时候把她嫁出去，实现她应该和能够追求到的人生理想。九妹对自己的未来心存幻想，不切实际，双扬可不想任她这个样子蹉跎了自己。

双扬告诉张所长九妹同意和张驰交往后，把张所长两口子乐得嘴都合不上。一听说双扬要带九妹上家里玩，两人就在忙个不停地准备。厨房里，张所长掌勺，他老婆在一边打下手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他老婆有点担心：“... 你说她们真的会来吗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肯定会来，扬扬这个人办事很牢靠的。”老婆又说：“那你说人家九妹能看上咱们家张驰吗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她也不是什么金枝玉叶...”

老婆说：“那她也不太像乡下妹了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废话，她看着就掉土坷垃，我们张驰能愿意吗？”

这时，外屋的门响了，张所长的老婆赶紧走出厨房，一看是张驰下班回家了。张所长的老婆忙叨叨地说：“你赶紧洗洗澡，换件衣裳。”

张驰不明白怎么回事：“干嘛，我先歇会儿...”说着看见桌上的菜，问“怎么，又来亲戚了？”

张所长的老婆说：“什么亲戚不亲戚的，全是为了你的事！听话，赶紧洗洗去。”

张驰也没多说，疑惑地答应着进了自己的房间。等到双扬带着九妹来了，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又是紧张又是欢喜。

吃饭的时候，张所长的老婆越看九妹越喜欢，不停地给她挟菜：“吃菜吃菜... 千万别客气...”弄得九妹和张驰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双扬说：“张所长，你的手艺还真不错呢！”

张所长乐呵呵地说：“你那里又是汤师傅又是李师傅的，你这不是笑话我嘛。”

双扬故意说：“不过你这个鱼香肉丝可炒不过我们九妹...”九妹一听双扬提到自己，脸红了赶紧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可不行...”

双扬笑：“九妹，别怕，下回就来给他们露一手。”

张所长赶紧说：“就是就是，九妹以后多到家里来玩。”

双扬逗着乐说：“来玩儿也不是为了跟你玩，对吧，张驰？”对着张驰颇有深意地笑，张驰脸也红了。双扬抓住时机，说：“张驰，九妹在城里没有家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也带她出去看看电影什么的。”

张驰看着水灵的九妹，连忙说：“不嫌弃不嫌弃...”九妹一直低着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晓燕离开了久久饭店，离开了双久之后，到了医学院科研中心资料室里工作。

这天，晓燕正一个人对着电脑输入资料，丛柯推门进来，说：“怎么样？在这里工作还顺心吗？”

晓燕看上去比前一段时间状态好了不少，说：“还好，最重要的是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行了。”

丛柯看着晓燕说：“我看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情比前一段好多了...”

晓燕没有说话。

丛柯说：“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晓燕说：“谢谢你，丛柯。”正在这时候，敲门声响起，双扬出现在门口。晓燕愣住了。丛柯看双扬和晓燕的神情，很知趣地回避了。

资料室里只剩下晓燕和双扬两个人。晓燕给双扬倒了一杯水，双扬环视着办公室说：“你这儿的工作环境不错，是刚才的那个人帮的你的忙吧？”

晓燕赶紧解释：“我跟他什么事也没有，真的！他也是双久的朋友...”

双扬感慨地说：“难为你还记得双久...”

晓燕一听到双久的名字，心里一阵难过和担心，说：“扬扬姐，我对双久怎么样，你是知道的。”

双扬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要不然我就不来找你了...”

晓燕的眼圈又红了：“我真的是想帮他，可他也太让我失望了！”

双扬的心里很不好受：“这件事错全在他，而且我现在要求你什么都是没道理的，可是，可是你能不能帮他过了这个坎儿再离开他？毕竟你们原来还是有很深的感情...”

晓燕痛心疾首：“我何尝不想这样？我去看过他两次，可他一点心思也没有，反而让我想方设法带毒品给他，我真的是彻底绝望了...”说着流下了眼泪。

双扬无言以对，但还是请求晓燕再去看看双久，然后告辞走了。晓燕把双扬送到科研中心的门口，说：“扬扬姐，我过几天就去看双久...”

双扬一听，很高兴：“那我先谢谢你了。”

晓燕说：“快别这么说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双久比亲人还要亲。我真没想到他会...”

双扬问：“你们经常在一块，你就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染上毒瘾的吗？”

晓燕也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，迷惑地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他的朋友，我的朋友都是在一块玩的，根本没有道上的人，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想不通...”

傍晚，久久饭店里大伙都在准备着晚市。偏脑壳走到九妹跟前，说：“九妹，

有人找。”九妹一抬头，看见门外大老远的地方站着刚下班的张驰。九妹低下头装作没看见，只听到偏脑壳和猴哥小声说着什么，还边说边笑。九妹一生气，把蒜头扔在他们身上。双扬也看到张驰了，喝道：“九妹，还不快去。”

猴哥马上笑着说：“就是，还不快去！人家等着你呢！”

双扬瞪了一眼猴哥，说：“没你们俩的事，少在这儿起哄！”九妹这才不情愿地脱下工作服，往张驰那边走去。双瑶不知道张驰有病，看着张驰和九妹的背影，说：“小伙子长得还不错嘛。”

双扬也不解释，说：“那是。”

双瑶问：“他知不知道九妹没户口？”

双扬说：“知道，他们俩互相什么都知道，这年头，人都跟猴子一样精，哪儿还搞得了什么偷梁换柱啊。”

双瑶难过起来：“我不就是被换下来的吗？”

双扬说：“你也别不爱听，像你这么傻的人也是少有。”

偏脑壳凑上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说老板，什么时候轮上我跟猴哥啊？”

双扬说：“你们好好干，等有了钱，就有老婆了。”

饭店外面的张驰是来找九妹看电影的。两人去看《泰坦尼克》，把九妹看得个泪如雨下。从电影院出来，两人走了一阵，在街心公园石椅上坐了下来。张驰犹豫了一下，有点胆怯地说：“... 我们的事，你跟家里说了吗？”

九妹和张驰之间还是很拘谨，说：“没有...”

张驰很是意外：“为什么？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啊？”

九妹说：“乡下的女孩子还不是泼出去的水，只要能往家寄钱，别的事他们都不关心。”

张驰不明白：“你老往家寄钱，他们脸上也有光。”

九妹心里不好过：“有什么光？不寄钱说我们没本事，没出息，寄了钱又说我们外面当鸡。乡下人的话可多了。谁家有女孩都有人上门提亲，就是我家没有。”

张驰听得也替九妹难受，真诚地说：“九妹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...”

第二天，张驰在车间里工作，正在汗衫上画黄鹤楼，旁边的同事画累了，伸了个懒腰，看着张驰，说：“张驰，昨天我可在街上看见你了，还有个女的...”

张驰不好意思：“没有的事...”

同事笑：“你看你看，脸都红了，还没有呢！”大伙起哄让张驰请客，刚才说话的同事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摸到五十块钱，跑去买吃的了。众人追着提议买冰淇淋、

花生、香烟等等。张驰只是笑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情。

张驰对九妹还是很不错。为了让九妹高兴，他从厂里批发了不少汗衫送给久久饭店的店员做工作服。饭店的人每人都穿着一件黄鹤楼图案的汗衫在忙来忙去。双扬走进店里，看到大家都穿着统一的服装，很奇怪，还没说话，又见汤师傅端着鸭脖子的盆出来，也穿着同样图案的汗衫。双扬问双瑗：“双瑗，你花钱买店服了？”

双瑗埋头干活，头都没抬：“谁花这个钱？张驰送的。”九妹正推着饮料车出来，往车上加罐装饮料。双扬笑：“九妹，张驰追你可真肯下本钱，一下子就把娘家人搞定了。”

九妹内心高兴，表面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，说：“这有什么，全是等外品。”

双扬笑道：“也给我来一件，我睡觉穿。”

晚上的时候，张所长两口子又到久久饭店来了，双扬知道他们是为张驰和九妹的事情而来的，于是把他们安排到雅座里说话。张所长还没落屁股就说：“扬扬啊，喜事还是得快点办，省得夜长梦多。”

双扬说：“急什么？他们处得挺好的！我看现在让九妹算了，她倒不肯了。”

张所长的老婆不放心，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以前张驰和他的女朋友处得还不是要好，可时间一长，保不准张驰在哪儿就犯病了，那姑娘立刻就给吓跑了，怎么说都不回头。”

双扬一听，明白了，说：“这样啊...”

张所长说：“可不就是嘛，如果哪天看电影，逛公园犯了病，这出戏就没法唱下去了。”

双扬问：“那你们的意思...”

张所长说：“尽快结婚，把生米煮成熟饭。”

双扬刚想说什么，门被推开了，九妹端着托盘上菜。几个人脸色变了回来，和颜悦色地寒暄起来。双扬对九妹说：“九妹，这个房间的客人我可交给你了，肯定比我伺候得还周到。”九妹一听脸又红了。

双扬听了张所长两口子的话后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就赶紧想让九妹嫁过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双扬做事情狠是狠，但从来都是有情有意，知道九妹跟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，这次的事情毕竟也有些委屈九妹，所以也就很慷慨地准备给九妹办齐风光光的嫁妆。她带着九妹去逛百货商店家电城。两人流连于彩电冰箱之间，九妹不停地看标价，说：“要买齐这些东西得花多少钱啊？”

双扬说：“又不让你花钱，你急什么？”

九妹说：“张驰跟我说，他也没多少钱...”

双扬说：“谁指望他呀。”

九妹说：“张驰的妈妈平常挺省的...”

双扬笑了笑：“别猜了，我给你买。”

九妹看着双扬，有些不敢相信：“这...”

双扬一副娘家人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什么都没有地嫁过去，将来怎么被人看得起？我来双扬就是你的娘家，我得给你把陪嫁准备得齐齐的，让张家看看，你也是有身份有靠山的人！”

九妹感激涕零地说：“大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！”

双扬说：“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我的意见，赶紧把事办了，趁着张所长两口子还不算太老，也有精力给你们带孩子啊...”

九妹为难了：“太快了吧，我们认识才...”

双扬说：“有人谈了八年，还不是吹了，我都把婚结了，还不是离了... 两个人的缘分，不在时间的长短。过两个月又要搞什么美食节，我可就没空陪你来转了...”

九妹若有所思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三节 新婚夜

在双扬和张所长两口子的撺掇下，九妹和张驰就要结婚了，不知内情的人都以为九妹捡了多大个便宜。

九妹和张驰穿着婚纱和礼服在薇薇新娘婚纱影楼里拍照片。几个工作人员在他们周围忙着，又是对灯光，又是摆裙裾，又是试镜头。一侧的化妆小姐一边收拾化妆品一边看着穿着婚纱的九妹说：“这个女孩子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有点土气。”另一位小姐撇撇嘴说：“什么有一点土气？就是乡下人。”化妆小姐看着张驰，说：“那不一定吧，那个男人这么帅，会找一个乡下妹？”后一位小姐说：“我敢打包票是乡下人，刚才我给她梳头，穿婚纱，她上了四次厕所，城里人会紧张成这样吗？”两人说着笑了起来。化妆小姐感慨说：“可是人家命好啊，有什么办法。”

张所长两口子高兴不已，忙着张罗布置婚礼和新房，把家中的一间房子收拾得焕然一新。张所长的老婆缝着被子，湘绣被面十分鲜艳。张所长亲自在装窗帘，心里高兴，嘴上却发牢骚说：“我们当年自己结婚，也没忙成这样...”张所长老婆说：“废话，那是什么年代？我挟个包袱就过来了，现在不光是年轻人讲究，我们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啊？”

张所长说：“那你还缝被子，买个什么七件套，八件套不就完了吗？”

张所长老婆说：“这是我多少年前就给张驰预备下的，缝上了，也算了我一个

心愿。”

张所长说：“待会记得提醒我写请柬，别漏掉什么人...”

张所长老婆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张所长思付着：“他们说搞得好了，还有的赚呢！”

张所长老婆说：“什么赚不赚的，只要人家肯来，热闹一点比什么都强！”

张所长自信地说：“那肯定热闹，我还没退休呢。”

正说着，门铃响了，张所长打开门，一看，是商场的人送来了新电视机和新冰箱，顿时眉开眼笑。双扬和九妹出现在门口，双扬说：“张所长，嫁妆我可给你放在这儿了。以后你们家的人要是欺侮我们九妹，我可是不答应。”九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张所长乐得嘴都合不上，说：“那哪儿能呢，我们疼她还疼不过来呢。”张所长老婆也迎了上来：“扬扬啊，我是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...”

双扬亲热地说：“快别说了，我们都是亲戚了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九妹和张驰的婚礼是在久久饭店里举行的。饭店里贴着大红的双喜，处处张灯结彩，门口的大红纸上写着：张府婚宴。九妹、张驰身穿礼服和张所长两口子在门口迎接客人。客人络绎不绝，有的拿着礼品，有的送上红包，纷纷道喜不止。范国强一家三口也来贺喜。范国强看着九妹，对张所长：“新娘子挺漂亮的嘛！”张所长喜得合不拢嘴，说：“是啊是啊，我们也很满意。”范国强说：“谁的大媒？”张所长吱吾着说：“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...”

在久久饭店的厨房里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，配菜的配菜，掌勺的掌勺。双扬身着一身时装，也在着忙碌。双扬说：“各位师傅，今天可得露一手，别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！”汤师傅说：“扬扬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也不能让九妹丢脸啊，你快去应酬客人吧。”双扬刚要走，偏脑壳进来问：“老板，白酒开哪一种？”双扬说：“不是讲好了开泸州老窖吗？”偏脑壳说：“他们吵着要喝五粮液...”双扬一听来气了：“还喝茅台呢，我这儿又不是钓鱼台！想喝垮我啊...”

饭店的堂座里，偏脑壳、猴哥、双瑗忙着上菜，也是忙到不可开交。来的客人吃得都很尽兴，场面十分热闹。在人们的起哄声中，九妹和张驰喝了交杯酒。张驰的同事又让两位新人咬苹果，大伙笑得前仰后合。稍微喘口气的双瑗见到此情此景，不觉想起自己与洪涛结婚时的情景，也是这样喝交杯酒咬苹果... 想到这里，双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悄然离去。

双扬从九妹的婚礼上回来，刚想进自己的房间，一回头，看见双瑗的房间亮着灯，便走了过去。双瑗在看电视，正是在播《热点追踪》节目，主持人已经不再是她了，这让她心里更不好受。双扬边进屋边问：“我后来怎么没看见你了？”

双瑗情绪低落：“我先回来了...”

双扬看了看电视，说：“以前的事就别想了...”

双瑗叹气说：“就是因为以后的事没法想，难道我在你这儿呆一辈子？”

双扬坐到双瑗身边，温和地说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如果你想跟洪涛合好，我去帮你说，为了你，我不怕掉价...”

双瑗坚决地说：“我是不会跟他合好的...”

双扬明白双瑗的心情，说：“看见人家结婚，心里难受是不是？”

双瑗的眼泪落了下来：“我是那么相信他...”双扬也替她难过，搂住她的肩膀，双瑗忍不住伏在双扬肩上哭了起来。

大家在饭店里没有闹够，又到张所长家闹洞房。好不容易才把人们打发走，张所长两口儿把小两口送进新房，张所长说：“时候不是早了，早点睡吧...”张所长的老婆也说：“就是，你们也够累的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

张驰和九妹进了新房，张驰一边脱礼服一边说：“今天可把我给累坏了...”正在脱高跟鞋揉脚的九妹一听，忙站起来给张驰铺床。张驰一看，赶紧过来帮九妹一块铺床，说：“你也够累的了，我来...”九妹坐下来揉脚，说：“我倒不累，就是高跟鞋把脚夹得好痛...”张驰很关心地说：“没磨破吧，叫我看...”

九妹躲闪着说：“别看别看，脚有什么好看的...”

张驰的眼神中是温柔和真诚：“九妹，今后咱们俩就在一块生活了，咱们可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九妹看着张驰，点点头。

张所长躺在床上，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，起身来，在黑暗中打开一道门缝。张所长的老婆坐了起来，小声喝斥说：“干什么？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！”张所长关上门，走过来，说：“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怕他们吵架，毕竟时间也太短了...还不错，他们熄灯了。”

张所长老婆说：“多少年的心事总算放下了，还真得感谢人家来双扬，她的事...”

张所长连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心里还能没数吗？”

张所长老婆问：“今天收了多少礼金？”张所长刚要说话，九妹的一声凄厉的尖叫把两个人都吓住了。两人急忙下床，张所长只穿了一只拖鞋就冲了出去。来到新房门口，两口子看见九妹吓得面如土色，只穿着汗衫、短裤站在门外打哆嗦。两人从门口看进去，新房里床上的帐子落下一边，看不到张驰，只听见他痛苦的抽搐声。突然，他整个人屈卷着滚到地上。张所长不顾一切地冲进新房，抱起儿子，看到张驰满嘴是血。张所长对老婆大叫：“赶紧打119！”

急救车把张驰送到了医院。九妹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痛哭着，张所长的老婆只得在旁边安慰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：“...他今天是实在太累了，否则他是不会犯病的...医生都说他自从谈恋爱以后，心情开朗多了，病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...”九妹一言不发，只是伤心流泪。张所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：“九妹，我知道是委屈你了，新婚之夜就...”九妹一听抬起了眼睛，那里除了伤心还有悲愤。

第二天上午，九妹闷闷不乐地回到久久。偏脑壳一见九妹，奇怪起来：“新娘子怎么就来上班了？”猴哥也说：“就是，九妹，老板不是给你一个星期的假，叫

你去度蜜月嘛？”

九妹一声不吭，只是帮着偏脑壳和猴哥把椅子从餐桌上卸下来。偏脑壳还不知趣，说：“眼睛怎么红了... 昨晚没睡好吧...”猴哥坏笑着说：“根本就没睡，谁新婚之夜睡觉啊...”话音未落，只见九妹举着椅子向他奔来，吓得猴哥赶紧跑了。偏脑壳叫：“九妹，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嫁了一个家里做官的，玩笑都开不起了？”说到一半，只见九妹又举着椅子向他抡过来，吓得偏脑壳也抱着脑袋乱跑。

九妹闷声不响地在饭店里干了一天的活。晚上的时候，双扬在卖鸭脖子的档口叫：“九妹！九妹！”偏脑壳从饭店跑来说：“老板，什么事？”双扬说：“你给我看着点，我要去办点事。”偏脑壳答应着。双扬刚要走又想起什么，说：“九妹怎么了嘛？一天都不理人...”

偏脑壳说：“不理你算什么？她今天上午还要打我们呢...”

双扬不敢相信：“什么？真成了少奶奶了？”

九妹很晚了才回家去。第二天早上张所长两口子坐在餐桌前，九妹阴沉着脸盛好粥放在老两口面前。张所长两口儿也没有说话，空气十分沉闷。张所长憋不住了，对九妹说：“你不要整天垮个脸好不好？张驰犯病，我们心里也不好受！”

九妹冷不丁地说：“我要离婚。”

张所长一拍桌子，大发脾气：“你敢！你还反了你！！”张所长的老婆一看，忙想制止他，可没用，张所长继续气呼呼地说：“张驰躺在医院里好几天，门牙都磕掉了，你连问都不问，也不到医院去看一看，反而说这种鬼话！你虽然生在农村，总不见得连一点规矩都不懂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去给张驰送饭，因为你是他老婆！”

九妹一见这样，心里十分委屈，一时泪如泉涌。张所长老婆看着有点不忍心，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还是我去吧...”

张所长不依不饶，说：“就让她去！我们又不是骗婚，她事先就知道张驰身体不好，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！哦，又想当城里人，又想过好日子，还不要生病的老公。天下有这样的好事？离婚？你走出这个家门试试，别看你们没有圆房，你还是个结了婚的女人！除此之外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！”说着扔了筷子，上班去了。

九妹趴在餐桌上哭出声来，张所长老婆长叹了一口气。

从此，九妹一面要到医院给张驰送饭，照顾张驰，一面还要到久久饭店工作。劳累还在其次，关键是她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更坏。

久久饭店里，人们再也见不到活泼伶俐的九妹。她只是闷闷地上菜、上酒、结帐、清理客人离去后的狼藉，不看任何人，也不跟任何人交流。连偏脑壳和猴哥也不敢惹她了。

晚上的时候，九妹一个人戴着橡胶手套在厨房里清洗碗碟，汗水自她的额头流下来。双扬走了进来，站在她的身后，看着九妹反常而又可怜的样子，犹豫了一会，说：“... 九妹，你说话呀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，你说出来嘛！”九妹不说话，继续清洗碗碟。双扬不好问下去，只是在她的身后呆呆站着。

戒毒所的亲情日到了。接待室里人很多，都是来看望自己在这里戒毒的亲人的。一桌一桌的人有的低声谈心，有的泪水涟涟，有的送来食品在关心地说着什么。

白梦来看双久，责备地对双久说：“... 你这个人也是，你干嘛不见人家晓燕，她到我那儿去哭了半天...”

双久也是很痛苦：“我都这样了，何必拖累她？”

白梦说：“我看她还真是放不下你。”

双久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我也是真爱她，才希望她能过得好... 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，你跟疯子怎么样了？”

白梦说：“有什么怎么样的，她参加记者团去了西部，报道大开发的事，可能这几天才能回来。”

双久说：“这是个好女孩，你好好追她吧。”

白梦想起疯子来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：“我还真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...”

双久说：“你管她怎么想的，一个劲儿地对她好就完了。”

白梦一头雾水：“... 我真是想不明白，双久，要说你最损的朋友也就是我了，可我也不好这一口啊...”

双久叹气，无望的望着远方，说：“你不明白，我更不明白...”他实在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走到现在这步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呀？

等到疯子一回来，白梦就把她约了出来，到了日本迴转寿司吧里。一碟一碟精美的寿司在传送带上缓缓地行进，疯子坐在高脚椅上，她的面前已有一摞碟子了，却仍是胃口大开的样子，把一个三文鱼寿司整个放进嘴里，眼睛幸福地眯了起来。白梦坐在疯子身边，看她这个样子觉得有趣，说：“我看你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。”

疯子一边大嚼着，一边说：“我就是从饿牢里放出来的，西北那边的东西我吃不惯，每天都处于半饥饿状态。”说着又从传送带上拿下一碟寿司，看着白梦一直坐在旁边却什么都不吃，有点奇怪，问：“你怎么不吃？”

白梦说：“我吃不惯小日本的东西，不是你非要到这儿来吗？你不知道我差不多往编辑部打了十几个电话，才打探到你今天回来。”

疯子压根不听白梦在说什么，只是说着自己的感受：“太艰苦了，没东西吃，也不能天天洗澡。”

白梦依然想表情达意，说：“你这一走，我还真是牵肠挂肚的。”

疯子一瞪眼，说：“少来，我可跟你约法三章过，要做朋友，少来这套。”

白梦沮丧地说：“疯子，我不是这么差吧？”

疯子岔开话题，说：“晓燕和双久他们好吗？星期天跟他们一块出去玩吧。”

白梦说：“别提了，你走了以后，历史都改写了。”

疯子吓了一跳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白梦说：“你刚一走，双久就进了戒毒所...”话音未落，疯子已惊得碰倒了面前的茶杯，茶水流了一桌一地。不仅旁边的客人看着他们，服务员也赶紧来擦桌子。疯子抓住白梦的手很神经质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谁进了戒毒所？”

白梦不明白疯子干嘛这样，说：“你别这么大反应好不好？双久进了戒毒所，听清楚没有？”

疯子什么也不吃了，放开白梦，呆呆地发愣，说：“他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会...”

白梦说：“他自己把脑袋想爆了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晓燕也跟他分手了...”

疯子又急了：“晓燕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种时候总该拉他一把吧。”

白梦说：“晓燕生气可以理解，双久怕拖累她，不见她更可以理解...”

疯子急切地说：“戒毒所在哪里？明天我要去看他...”

第二天，疯子就匆匆赶到戒毒所，在接待室里见到已经不成人样的双久。双久见到疯子有些意外，说：“疯子你回来了？”

疯子看到双久现在这个样子，很不好受，低落地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
双久低下了头，说：“没想到在这里见到我吧...”

疯子说：“说老实话，真的没想到，不过我刚才找医生谈过了，他说你的情况并不像你自己想像的那么严重，只要拿出信心和勇气来，戒毒是一定可以成功的。”

双久绝望地说：“医生对谁都这么说...”

疯子振作起来，鼓励他道：“看来你的心理依赖性的确很深... 双久，我们不是说好一块做书吗？我也一直在找好的稿子。你一定要振作一点，拿出点毅力来，早点从这里走出去，我们的天地还是很广阔的。”

双久摇摇头，：“我这个人压根就没有什么毅力。”

疯子说：“你有，你有血性，当时为了诗人雨，你五万块钱都不要了，而那时候你根本没有钱，还欠着一屁股债，可是你为了维护一个陌生女孩子的尊严，敢做敢为！有血性的人就一定会有毅力，他就潜伏在你的身体里，只要你横下一条心，你一定行！”

双久茫然地问：“真有这么回事吗？我能行吗？”

疯子点点头，眼中是信任和鼓励：“相信我，双久，你一定行！”

双久好像有了一点希望和勇气，看着疯子，没有说话。

疯子说：“我明天还来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吗？”

双久的眼睛一亮，说：“你跟我姐姐说一声，你就说我想吃香蕉...”

疯子说：“那不太简单了吗？我给你买。”

双久急道：“不腾腾，一定得她买，她知道我爱吃哪种香蕉。”

疯子不知内情，说：“行，那我就去找她去。”

疯子在双扬的房间里见到了双扬。双扬披散着头发，穿着黄鹤楼图案的大汗衫，抽着烟，面容无比沧桑，和晚上在吉庆街卖鸭脖子的情形判若两人。当疯子告诉她双久又要吃香蕉的时候，双扬犹豫了一阵，说：“... 疯子，你一直在我这儿住着，也都算我们家人了。我也不想瞒你，双久要吃的香蕉我是买不起了...”

疯子奇怪了：“就是进口的香蕉也没多贵呀...”双扬走到疯子身边，低声地告诉了她里面的情况，疯子大惊失色，说：“大姐，你好糊涂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样不光会把你拖垮，拖死，而且也救不了他呀...”

双扬的眼泪涌了出来，涩声说：“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他割腕自杀也不是一次二次了... 我总不能看着他死吧？双久他一生下来，既没有得到过母爱，也没有得到过父爱，就这么苦过来的，出了这样的事，晓燕也离开他了... 他现在能依靠的就是我这个姐姐了... 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把饭馆卖了，也要养活他...”

疯子虽然也着急，但还是很冷静，说：“大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感情用事了？我们在这种时候帮双久，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他远离毒品，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！你想没想过你这种盲目的爱，只会把他推得更远...”

双扬一听，抬起泪眼问：“他还有救吗？”

疯子说：“我跟医生谈过了，他们觉得双久的心理依赖比他真正的身体需求更麻烦，这是他最难过的一关，我们现在决不能纵容他，否则，医生为他做的所有治疗都会前功尽弃，我们要做的是配合医生的治疗，给他信心，帮助他渡过难关...”

双扬不敢相信，说：“这能行吗...”

疯子说：“大姐，他受得那份罪你看不了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在病房陪他...”

双扬很是感激，心里也有了希望，说：“想不到你是他这么好的朋友... 那大姐就拜托你了...”

疯子自信地说：“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。”

双扬想了想，问：“那明天送香蕉的事...”

疯子沉吟良久，说：“香蕉还是照样送。”双扬疑惑地看着疯子。疯子才说：“我们把白粉换成维生素C的粉末...”

从此以后，疯子主动担负起了帮助双久戒毒的任务，白天工作，只要一有空就到戒毒所陪双久，甚至有时候把稿子都拿到病床边写。双久不再能吃到灌有白粉的香蕉，无可奈何地开始了痛苦的戒毒过程。

这天，疯子在戒毒所的单间病房里陪着双久。双久满身冷汗，被捆绑在病床上输液，他的身体痛苦地扳来扳去，喉咙里发出狼鸣一般的声音。疯子含着眼泪，死死地抓住他的手，实在是受不了，说：“... 疯子，疯子，看在咱们朋友一场的份上，你叫我大姐来一趟...”

疯子说：“她不会来的... 她病了...”

双久咆哮起来：“你去！你去叫她... 我要吃香蕉！我要吃真正的香蕉...”

疯子泪水直流，却说：“双久，你要挺住，你挺过来就好了...”

双久狂怒大叫：“我挺不住！我操你大爷的我挺不住！你叫我去死吧...”

疯子一看也吓着了：“我现在就去找医生给你打镇定剂...”

双久声嘶力竭地叫：“我不打镇定剂.....不打... 我要吃香蕉...”

疯子只得叫来医生，给双久打镇静剂。双久总算不闹了，昏昏沉沉地睡去。疯子架起了折叠床，并从柜子里拿出简单的卧具。一切弄好之后，疯子抱着枕头，注视着沉睡的双久，轻轻地把他额上的头发拂到后面去。

过了几天，白梦去看望双久。双久正屈卷着身子，两眼无神，痛苦地呻吟着。疯子在旁边担心难过地说：“双久，吃点东西吧...”双久烦躁地一扬手，把床头柜上的饭菜全打翻了。白梦推门走进病房时，正看到双久操起床头柜上的碗碟向疯子扔过来，一只盘子打到了疯子的额头。疯子捂住额头，鲜血流了出来。白梦冲上去抓住双久的两只手，叫道：“你疯了吗你！你疯了吗你！！”双久挣不脱双手，便向白梦吐口水。白梦哇的一声跑开了。双久跌下床来，头撞到墙上。疯子急忙跑过去抱住他，白梦也来帮手，把双久重新搬回床上。双久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喃喃自语：“不想活了... 我不想活了...”

白梦把疯子叫到戒毒所治疗区的天台上说：“我到处找你找不到，要不是编辑部的人提醒我你可能在戒毒所采访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在这儿...”疯子没有说话。白梦看着疯子额头上刚包扎过的伤口，说：“还痛吗？你说你这是何苦... 呆会儿就跟我回去吧。”

疯子坚决地说：“我不会走，我要看着双久脱离毒瘾。”

白梦急了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是救世主？他姐姐都不管他了，你要管？问题是你管得了吗？你管不了！”

疯子也火了：“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双久也是你的朋友，现在他有难了，你不说帮一把，反而说这种泄气的话！那我要问问你，你努力过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没救了？难道你就只能跟人做酒肉朋友吗？”

白梦生气了：“你怎么冲我来了？又不是我让他吸的毒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

活道路，其实最终谁也帮不了谁！”

疯子固执地说：“那是你的逻辑，我并不想改变别人的生活道路，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别人的帮助。”说完转身离去，剩下白梦一个人站在原地发呆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四节 战友老董

傍晚的时候，双扬在屋里化好妆，照了照镜子，正准备上班，无意间看见镜子旁边的一张泛黄的照片。镜框里的照片是来家四兄妹小时候在照相馆照的，最小的双久样子十分可爱。双扬久久凝视着儿时的双久，眼神中是深深的痛苦。

双扬刚从房间里出来，正好疯子走进院子。双扬看见疯子操劳过度的样子，心痛地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都憔悴成什么样了...”疯子匆匆忙忙地说：“大姐，我没事，我回来洗个澡，换换衣服，再回去...”

双扬看到疯子受了伤：“你这额头...”

疯子回过神来，掩饰道：“我不小心碰的...”

双扬叮嘱说：“你可要小心点啊。”

疯子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双扬过意不去：“自从你说要搬到戒毒所去住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... 你跟我们家非亲非故的，要不还是我去换换你吧...”

疯子温和地说：“大姐，你别去... 你去就前功尽弃了...”

双扬叹口气，不得不承认，说：“我好几次都到了门口了，又折回来... 双久他...”

疯子说：“他挺好的，他就快挺过来了...”

双扬掏钱出来，说：“你钱够花吗？要不你先拿点去。”说着就把钱往疯子手里塞。

疯子坚决不要，说：“大姐，你千万不要这样... 如果是为了钱，我不是受不了这份罪，而是受不了这份委屈...”说着她的眼圈红了，匆匆地离去。

双久不想拖累晓燕，晓燕几次去看他他都拒不相见。晓燕很伤心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心也渐渐淡了些，再加上她现在的工作环境大大改变了，可以让自己不生活在从前的氛围中，这也是逃避记忆的一个方法。丛柯在这个时候对晓燕狠下了一番工夫，因为他知道，这种状态下的晓燕是最容易得手的。

晓燕走进了一座星级酒店大堂，来到富丽堂皇的大堂里，走到服务台前问：

“小姐，我今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，说1002房间有一位客人要跟我谈一点重要的事。”

小姐说：“我查一下，请稍等。”查完之后，问：“请问小姐贵姓？”

晓燕说：“我姓雷。”

小姐说：“的确有一位客人叫你在房间里等他，这是他留下的钥匙。”说着把茶色的钥匙牌递给晓燕。晓燕觉得这事有点奇怪，但还是接过钥匙，到了酒店楼上1002房间门口，用钥匙打开了房门。刚一进屋，一双手蒙住了她的眼睛，晓燕听到一个声音命令道：“不许出声，往前走。”晓燕吓了一跳，但也只好进了房间，听到房门在她的身后关上了。走了几步之后，蒙着晓燕眼睛的手松开了，晓燕定睛一看，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：满室的鲜花，满室的烛光，还有香槟酒和生日蛋糕，丛柯神采奕奕地站在她的身旁。

晓燕迷惑地说：“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？”

丛柯笑道：“我的天啊，今天几号？”

晓燕说：“我心情乱糟糟的，每个晚上都睡不着，根本是晨昏颠倒...”

丛柯问：“这个房间是几号？”

晓燕不解：“1002.”

丛柯又问：“10月2号是谁的生日？”

晓燕猛然反应过来，激动地热泪盈眶：半天才说“.....真的连我自己都忘了，以前都是双久陪我一起过生日.....”

丛柯温柔地说：“我就是看见你的心情太糟糕了，才决定给你一个惊喜。今晚你就住在这儿，呆会洗个泡泡浴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
两个人的生日晚会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进行着。

丛柯和晓燕在浪漫的烛光下庆祝了生日，然后来到了阳台上，安静地凝视了一会夜色之后，丛柯说：“.....天不早了，我回去了，你也早点睡.....”

晓燕看着丛柯，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依恋，说：“再坐一会儿吧，我其实也挺孤单的.....”

丛柯说：“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走了。”

晓燕只好把丛柯送到门口。就在丛柯要走的一刹那，晓燕突然抱住他哭了起来。丛柯犹豫了一下，也抱住了晓燕。

城建总公司卓雄洲的办公室里，卓雄洲正在办公，听到电话铃响，接了起来，是门卫打来的电话，说门口有一个姓董的人找他，说跟他是战友，问让不让他上来。卓雄洲问：“董什么？”这时候听到了那个姓董的人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：“他妈的卓雄洲，我是老董，长得很丑的那个董俊。”卓雄洲很是惊喜：“原来是你这家伙，赶紧上来吧。”

见到董俊后，卓雄洲异常高兴，和董俊热烈握手。寒暄过后，卓雄洲才知道董俊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要来管卓雄洲借用公款。卓雄洲抽着烟，想了想，说：“...老董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的确也是公司分管财务的，不是都说咱们当过兵的人可靠嘛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我现在敢犯作风上的错误，都不敢犯经济上的错误。”

老董生气了：“废话，现在还有作风上的错误吗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就是这个意思，经济上的问题也相当敏感.....”

老董说：“我你还信不过？数目不大，也就是一个月的事，我给你高利，你在公司里也说得过去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老董，这个口子我可真不敢开。”

老董人也干脆，说：“那好，我也不为难你，钱我不借了，咱们俩吃饭去，饭你也不敢吃了？”

卓雄洲笑道：“那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请你。”又叫上了几个战友，一起来到久久饭店。

几个人很是尽兴地喝酒吃菜，兴致很高。一个战友说：“怎么觉得还缺点下酒菜啊？”另一个说：“缺鸭脖子呗。”卓雄洲不明白他们的意思，说：“他妈的你们不会自己去拿？”

两人笑得别有深意，说：“老卓，还是你拿来的吃得有味道啊.....”“就是就是.....这个里面有感情成分.....”说着都往双扬那边看。

卓雄洲趁着酒性，笑道：“我去就我去.....”走了出去，又在大伙的起哄声中，端了两碟鸭脖子回来，说：“你别说，人家的这个鸭脖子烧得就是好，光看着就有性欲.....哦，不，是有食欲，有食欲.....”

大伙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等到吃完饭后，战友们纷纷散去。卓雄洲和双扬在吉庆街外的主街道上漫步。卓雄洲喝得有点多了，走路有些轻飘飘的。

双扬开口了：“知道为什么叫你走一走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当然知道，你想叫我醒醒酒，怕我开车出事.....”

双扬说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卓雄洲看着双扬，问：“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？”

双扬低沉地说：“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”

卓雄洲无奈地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有事就想起我来了.....”

双扬有点苍凉，说：“我没事的时候想你，你能守在我身边吗？”

卓雄洲一时语塞，半天才说：“好汉汉，你厉害，反正我也说不过你……”

双扬说：“你们刚才吃饭的时候笑什么？把我的心都笑毛了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都是当兵的出身，他们乱开玩笑……”

双扬说：“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，我好像没见过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老董，我们一个部队的，转业以后也下海了。今天就是他到办公室来跟我借钱，用于公司周转……”

双扬担心地说：“你借给他了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没有。”

双扬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估计他还会来找你，磨你……老卓，我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可以说没有缺点，可是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你太讲义气，现在是商业社会，不像部队上的关系那么简单，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会吃大亏……”

卓雄洲说：“你觉得我对你讲不讲义气？”

双扬真诚地说：“当然。你是我见过的真正的男子汉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，我不可能只对你一个人讲义气，重交情，我走到哪儿都是这么一个人。”

双扬认真地说：“我也不是说重义气不好，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知恩图报。有人还会抓住你的弱点，最终害了你。总之你记住我的话，千万不要借钱给任何人，包括我在内。”

卓雄洲不以为然：“你有点小题大作了吧？”

双扬为了老屋的事情已经把什么事情都做到火候了，因此她现在反而不慌了，过了好些天才去找张所长。

双扬来到房管所张所长的办公室。张所长说：“扬扬啊，你还真沉得住气，张弛和九妹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硬是没跟我提过你们家祖屋的事……我还真是从心里佩服你。”

双扬笑：“你张所长答应的事，我就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。”

张所长打开文件柜，拿出绛红色的房产证：“这回正好是房屋重新登记，并且把房产证发到每个户主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个房主是谁？”

双扬接过房产证，看见上面是自己来双扬的名字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说：“张所长，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！”

张所长说：“行了，以后别不认识我就行了！”

双扬笑：“张所长，你这就把我说扁了...”

双扬告辞的时候，张所长把她送了出来。哨子看着双扬酸溜溜地说：“我说扬扬，事办成了，你也不斗地主了？”

双扬心里高兴，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来览览，咱们斗地主。”

哨子说：“就这么干斗呀？”

双扬一听，明白了过览，掏出二百块钱，让房管所的小青年去买吃的。大伙气氛热烈地拉桌子椅子准备斗地主。张所长叫着：“拉上窗帘，拉上窗帘。”

对付完房管所的人，夜里双扬一高兴就把卓雄洲请到香格里拉酒店吃饭。卓雄洲看着餐桌对面的双扬，问：“干嘛请我吃饭？”

双扬忍不住笑：“不干嘛，我高兴。”

卓雄洲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说得还真没错，老董果然天天来磨我...”

双扬不记得了：“哪个老董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就是来跟我借钱的那个。”

双扬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把钱借给他了？”

卓雄洲无奈地说：“没办法，都是在部队一块流过血的战友...”

双扬急了：“你到底借给他没有？”

卓雄洲这才说：“借了。”

双扬没说话，但是脸色已经变了。卓雄洲看双扬紧张的样子，说：“你看你，你别急嘛，人家今天来公司把钱还上了。”

双扬说：“那就预示着他要借更大一笔钱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双扬语气很强：“这么小儿科的东西，有什么不知道的！”

卓雄洲看着她，觉得她的态度有点异常，说：“你生气了？”

双扬说：“钱是你的，副总的位置是你的，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”

卓雄洲却说：“男人之间的感情，有时候女人是没法理解的...”

双扬说：“我是不理解，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不听劝！我是因为... 我是因为对你... 有感情... 才跟你说这些，我不希望你自毁前程，你怎么就不理解呢...”

卓雄洲抓住双扬的一只手，说：“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？”

双扬把手抽了出来，白了卓雄洲一眼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五节 吕艳红、豆皮张和从柯

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已经到了吕艳红生产的时候了。洪涛坐在产房门外等着里面的消息，心绪不宁。过了一会，护士从产房里抱出一个孩子，送到另一家等待着生产的人面前，那一家人欢喜不已。洪涛羡慕地看着他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护士喊道：“吕艳红的家属来了没有？”洪涛半天才反应过览是叫自己，连说：“在在在... 我就是，我就是...”

护士已经抱着孩子走来了，说：“怎么回事你，想什么呢？告诉你是个儿子啊，7斤2两，母子平安。”说着让洪涛看了一眼孩子就走了。洪涛激动地鼻子发酸，赶紧买了东西，到病房里看吕艳红去。吕艳红正躺在床上，孩子就睡在她身边。洪涛急匆匆地进览，手上拿着鲜花、鸡汤和毛毛熊。发药护士看着洪涛的样子觉得好笑，说：“孩子还不会睁眼呢，你买什么毛毛熊啊？”其他产后或待产的病人和家属都笑起来。洪涛插好鲜花，扶吕艳红起来喝汤，看着孩子怎么也看不够。

一位待产的妇女羡慕地看着他们，说：“瞧你们这一家子，真叫人羡慕！”洪涛和吕艳红一听陪着笑，当两人目光相遇时，吕艳红白了洪涛一眼。

过了些日子，洪涛把吕艳红接回到她的家里，请了一个带孩子比较有经验的下岗女工做保姆。这天夜里，保姆正在厨房煲汤，洪涛扎着围裙站在一旁，闻着香味说：“哇，好香啊。”保姆说：“当然香了，这种金钱龟要一万块钱一只呢，你说煲出来的汤能不香吗？而且产妇喝了是最补的。”洪涛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这么贵呀”保姆感叹道：“还是你们有钱啊，我们连想都不敢想...”

洪涛从厨房里端着一碗汤出来，说：“来览览，你的金钱龟汤煲好了，趁热喝吧。”

吕艳红来到餐桌边，看着洪涛，不满地说：“你别整天像个店小二似的，我叫你办的正经事你办得怎么样了？”坐下来喝汤。

洪涛说：“一切都在按计划办。”

吕艳红问：“还顺利吗？”

洪涛说：“还比较顺利。”

吕艳红说：“跟她怎么谈也想好了吗？”

洪涛说：“想好了...”

吕艳红看着洪涛，心里明白这件事情自己不亲自出马，洪涛这种优柔寡断的人肯定是办不好的。不过，要让她吕艳红出马，恐怕就不只是想达到离婚这样一个目的了。

91

这天，豆皮张的老婆刚开张下门板，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这位陌生人进了豆皮张的家中，说明了来意。豆皮张听了半天，终于明白了：“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你想让我把店让出来...”陌生人说：“不是把店让出来，是把店的经营权让出来。”

豆皮张说：“那不是一样嘛。”

陌生人说：“当然不一样，你现在累死累活地干，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可是我们把整个店重新包装，我们来经营，你就是坐收渔利，什么也不干地收租金。”

豆皮张说：“你的意思是一签就是十年...”

陌生人说：“当然了，我们花钱装修，你明年就要收回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

豆皮张说：“可你是知道的，我的店虽然不够排场，也没有钱装修，但是吉庆街的地头好，生意很旺的。”

陌生人说：“地头不好，我还来找你干嘛？问题是我们给的租金也是相当可观的。”

豆皮张有点动心，说：“你让我跟老伴再商量商量...”说完到门外和老婆嘀咕了半天。这当儿，陌生人东张西望着，神情显得很坦然。不一会儿，豆皮张回来：“... 我们的意思是... 跟这个店实在是感情...”陌生人起身来干脆地说：“那也没关系，你们好好经营吧，我再到其他家走一走...”豆皮张倒慌了，赶紧说：“先生先生你别走嘛...”可是陌生人没有回头。

直到晚上，豆皮张两口子还为这件事情遗憾着。豆皮张一边做豆皮一边说：“... 今天都是你... 到嘴的鸭子差点又飞了...”豆皮张老婆也很遗憾：“他一开价就这么高，我想他或许还能再加点...”豆皮张埋怨说：“女人就是贪心！人家说得也对呀，这几年是旱涝保收，十年以后，像模像样的一个店又回来了...”豆皮张老婆说：“十年以后，咱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...”

但是那个陌生人还是回来了。豆皮张两口子这回不敢怠慢了，赶紧答应了下来。陌生人办事麻利，马上就和豆皮张到律师事务所签合同。豆皮张正要签字，又突然想起来：“... 律师先生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”律师让他尽管说。豆皮张说：“我也是做惯了事的人，突然一下游手好闲我怕我会呆出病来...”

律师明白豆皮张的意思，说：“你的意思是你如果还想做事的话，能不能再回到店里工作？”

豆皮张连连点头说：“对抖抖...”

律师说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但是需要新雇主的同意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店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谁经营就听谁的。”

豆皮张点点头，郑重其事地签了名。陌生人看清楚合同后，推给豆皮张一个存折，说：“这是头半年的租金，您收好。”

很快，在吉庆街豆皮店上就开始大兴土木起来，不但楼上加楼，还要彻底装修。许多邻里来看热闹，双扬、双瑗也站在对面看，豆皮张两口子更是搬来凳子坐着看。

双扬说：“我说豆皮张，你整天喊穷，崩溃吧，这是没钱的人干的事吗？”

大伙也议论纷纷：“真够有钱的...”“人家是有肉长在里面，不露...”

豆皮张得意地说：“扬扬，你见多识广，什么是经营权你懂不懂？卖了！”

双扬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豆皮张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人家装成宫殿，跟我也没关系了。”

92

丛柯的手段很是奏效，晓燕差不多已经接受丛柯了。晓燕善良而单纯，又正在情绪最低落和对原来的爱人最失望的时候，怎么可能经得起丛柯势头强劲的攻击呢？

在与丛柯一起工作的过程中，她看着丛柯年轻有为的样子，从心里逐渐产生了佩服和爱慕之情。

一天夜里，丛柯开着车带着晓燕。在路上，晓燕看着旁边的丛柯，说：“我来了两个星期，发现你工作起来特别专心...”

丛柯一边开车一边说：“我想这是最起码的吧。”

晓燕感叹说：“双久如果不是贪玩，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...”

丛柯说：“你不是说要忘记他吗？”

晓燕幽幽地说：“要忘记一个人实在太不容易了...”

丛柯看着晓燕，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也要想办法走出自己的心理阴影。”

晓燕点点头。

丛柯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... 本来我明天是想加班的，现在决定不加了，带你到海南岛亚龙湾渡周末，好好散散心...”

晓燕没有做声，半天才说：“丛柯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...”

丛柯腾出一只手拍拍晓燕，说：“没事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晓燕：“咱们现在去哪儿？”

丛柯说：“你陪我去吃宵夜吧，我都快饿昏了。”

第二天，晓燕和丛柯就来到了亚龙湾美丽的海滩上。这里有温和的海风，灿烂的阳光和摇曳的椰子树。两人享受着美妙的景色。和丛柯在一起，晓燕很快乐，丛柯工作的时候很卖力，玩起来的时候却非常有情调。他带着晓燕开水上摩托，把摩托开得飞快，白色的浪花飞溅了起来，吓得晓燕紧紧抱住丛柯的腰，闭着眼睛尖叫；他带着晓燕吃大型的露天自助餐，享受着海风，在天地之间自由地舒展心情；他还带着晓燕去看穿着少数民族青年跳竹杠舞，竹杠啪啪有声，音乐感染了许多人，大家纷纷上去跳了起来，晓燕也兴致很高，拉着丛柯跑过去，也跟着跳起来...

从亚龙湾回来，晓燕和丛柯的关系突飞猛进，没过多久，就已经发展到晓燕觉得有必要把丛柯向父母介绍的地步了。于是丛柯在香格里拉饭店请晓燕和晓燕的父母吃饭。席间他表现得周到而彬彬有礼。晓燕的父亲看着丛柯，从心底里喜欢，说：“晓燕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。”

晓燕的母亲说：“那还不是你惯的，小丛啊，你不知道，人家都是严父慈母，只有我们家是倒过来的，总是我做恶人。”

丛柯很会说话：“晓燕就是家教好，不像现在的有些女孩子，又现代，又新潮，像她这样的传统女孩简直凤毛麟角，这也是你们二老的功劳...”说着服务员又上来上菜。晓燕的母亲说：“怎么还有菜啊，我看是太多了，这个地方又不便宜...”

丛柯得体地说：“第一次请你们吃饭，这是应该的。”

丛柯的表现把晓燕的父母都征服了，尤其是晓燕的母亲，回到家中就一个劲儿夸丛柯，说：“晓燕你还想找什么样的？我看他比双久不知好哪儿去了。”

晓燕说：“他就是条件太好，我心里才不踏实呢。”

晓燕的母亲说：“老实跟你说吧，你跟双久好，我和你爸心里都不踏实，不是说他人有多么不好，可他毕竟没有一个正当职业，做得那些书也登不了大雅之堂...当今社会竞争得多厉害？对了，他怎么好长时间没来找你了？”

晓燕吞吞吐吐地说：“... 我们俩吵架了...”

晓燕的母亲说：“什么？他还跟你吵架？那你还犹豫什么？虽说你不是新潮女孩，可也不能老实过了头，谁好谁歹都分不清了！”

晓燕的心动了。

一天晚上，丛柯在实验室的电脑上做试验报告一直做得很晚还没有回去。门被无声地推开了，晓燕手中提着外卖走进来。她把外卖小心放在桌上后正要离开时，手被丛柯抓住了。丛柯问：“你吃过了吗？”晓燕说：“我吃过了。”丛柯说：“可我一点也不饿。”晓燕关心地说：“不饿也要吃一点，要不然会得胃病的。”

丛柯高兴地说：“你终于开始心疼我了...”晓燕脸红了。丛柯顺势把晓燕拉进怀里，深深地吻了她。就这样晓燕心甘情愿地被丛柯带回了家，把自己献给了他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丛柯睁开眼睛，他定了定神，从床上起来，走到厨房里，看见晓燕扎着围裙在煎鸡蛋，水果沙律已经做好，面包也烤得微黄。丛柯高兴地说：“这么丰盛的早餐啊。”

晓燕温柔地说：“是啊，你快去洗脸吧。”丛柯不仅没走，反而从后面抱住晓燕：“有家的感觉真好...”

晓燕笑：“你不是一直都有家吗？”

丛柯说：“一个人算什么家，你搬过来住吧。”

晓燕犹豫着说：“不太好吧，你还说我传统呢。”

丛柯说：“这有什么不传统的，反正你早晚也要搬过来。”

晓燕低下头，说：“我其实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好...”

丛柯心满意足地说：“你比我想像的还要好，现在谁还吃得上女孩子做的早餐啊！”

晓燕笑了：“夸张。”

丛柯故作认真地说：“真的，我们所里最新潮的女孩，家里是都没有厨房，也不买餐具的。”

晓燕不相信，说：“这不可能，难道她不用吃饭吗？”

丛柯说：“饭当然要吃，叫外卖，用一次性纸做的碗碟。”

晓燕不知说什么好。丛柯看着晓燕，说：“所以你是无价之宝哦。”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下一节 回目录

第六节 又一家久久饭店

卓雄洲和双扬的关系不可能久拖不决，他们都是成熟的人，又都是有责任心的人，彼此也有了很深的感情。是聚是散，总得有个结果。

卓雄洲到双扬的夜市摊前找到她，神情严肃，说有话要跟双扬说。双扬正忙着生意，说：“在这儿说不行吗？”卓雄洲面色有异：“不行。”双扬看着卓雄洲的样子，有些奇怪，把九妹叫出来看着鸭脖子摊，和卓雄洲来到吉庆街的路口的僻静处。双扬说：“看你这一脑门官司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卓雄洲没说话，站住了，冷不丁抱住双扬，要亲她。双扬推开卓雄洲，说：“你干什么？你疯了...”说着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看有没有人看见。

卓雄洲说：“没人！有人看见我也不怕！”

双扬白了卓雄洲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当然不怕了，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想好了，我决定跟你交往下去...”

双扬觉得奇怪：“总有原因吧，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我说真话你不会生气吧？”

双扬不解地说：“我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”

卓雄洲这才说：“我连着两个周末给我老婆打电话，都是一个男的接的，还叽里哇拉说外国话，我算了一下时间，美国是半夜12点...”

双扬一听，问：“那你老婆是怎么解释的？”

卓雄洲说：“她还不是支支吾吾的，一会说是朋友，一会说是朋友的朋友来借宿... 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大傻冒，我们在国内所有的内心谴责其实没有任何价值...”

双扬突然扭头就走，卓雄洲一把抓住她，急了：“我就知道你会生气！你们女人就只配听假话！”

双扬说：“你想跟我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用我来报复你老婆？”

卓雄洲急得话都不会说了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这种长时间的分离根本没有办法让人对感情有个什么承诺，我不是想报复她，我... 我恰恰是有点如释重负... 我不愿意再压抑自己的情感了... 扬扬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双扬一扬，说：“我不懂。”

卓雄洲动情地说：“我现在当然不能跟你承诺什么，因为我們也需要交往，更深地了解对方。但是我敢对你说，我愿意对这段感情负责任。”

双扬心里感动极了，也高兴极了，一下子抱住了卓雄洲。卓雄洲说：“... 你不怕人家看见了？”

双扬的声音是无比的激动：“不怕... 我什么也不怕...”

94

傍晚的时候，双瑗正在久久饭店门口把晒在外面的一簸箕香菇收回去，不经意间看见站在豆皮店门口喝水的洪涛。与此同时，洪涛也看见了她。两个人在瞬间都愣住了。双瑗眼圈红了，低头匆匆进了久久饭店。洪涛见双瑗回避着自己，心里不好受，也转身进屋了。

他正在豆皮店里看图纸装电线的时候，双扬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凶悍无比地说：“姓洪的，你还真有种，终于在我面前出现了！”洪涛吃了一惊，但是他的火气也上来了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你打了怀孕的吕艳红，在她家门口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，又砸了我的店，你还想干什么？”

双扬大骂道：“干什么？我还没找你算帐呢！你欺侮我妹妹老实，她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你的良心喂狗了？”

洪涛自知理亏，声音低了下来，说：“.....谁叫她不生孩子的，我现在有儿子

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跟她离婚.....”

双扬鼻子都气歪了，叫着：“没门儿！你这么容易就把我妹妹甩了？办不到！！我就是叫你的儿子名不正，言不顺！”

洪涛也火了，吼道：“我又不是跟你离婚，不是你说了算！”

双扬这张嘴岂能饶人，她破口大骂，直骂得洪涛招架不住，仓皇逃走了。

双扬怒气未消地走进饭店，冲阴沉着脸坐在收款台上按计算器的双瑗说：“来双瑗，你不许和他离婚啊！看他怎么着！拖死他！！”

双瑗难受，说：“那我也太抬举他了.....”

双扬说：“抬举他什么了？又不求他什么，就是不能便宜了他！”

洪涛知道双扬不好惹，双瑗却是个好说话的人，于是晚上的时候避着双扬把双瑗约了出来。洪涛在一个僻静的咖啡店里喝着饮料，不停地看表。这时，心情灰暗的双瑗出现在门口，洪涛急忙向她挥手示意。双瑗坐下后，洪涛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.....”

双瑗说：“我本来是不想来的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谈的.....”

洪涛说：“可是我们的事总得有个了结。”

双瑗心里一揪，说：“你想怎么了结？反正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。”

洪涛的语气很诚恳，说：“说句老实话，双瑗，我其实也不想跟你离婚，你对我，对这个家算是尽职尽责，而且你的为人我也很了解.....”双瑗听着，眼泪无声地滑落下来。洪涛看着双瑗，继续说：“这件事是我百分之百地对不起你，你怎么惩罚我，我觉得都不过份.....可是.....毕竟她都把孩子生出来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双瑗不平地说：“怎么办？叫她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！”

洪涛说：“双瑗，来双扬没有理性，难道你也没有理性吗？她就是一个卖鸭颈的女人，跟泼妇似的.....”

双瑗不高兴他这么说双扬，说：“卖鸭颈怎么了？难道你铺水管就比她高尚到哪去？是的，她没有你的那个什么红赚钱多，可她做人比你们地道！”

洪涛口气软了下来：“好汉汉，我们何必为她争起来，还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吧。”

双瑗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想怎么解决？”

洪涛说：“知道我装修的那个饭店是谁的吗？”

双瑗没兴趣，说：“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”

洪涛说：“是你的。”

双瑗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洪涛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说老豆皮张的那个饭店是你的。”

双瑗还是糊涂，说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洪涛面露得意之色，说：“很简单，作为离婚的补偿，把这个饭店装修好送给你，你也该知足了吧？”

双瑗干脆地说：“我不要。”

洪涛十分惊奇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双瑗说：“既然是离婚补偿，为什么偏偏是在吉庆街？又为什么偏偏是在久久饭店对面？这不是成心让我跟扬扬唱对台戏吗？这种主意你想不出来，准是那个坏女人想的。”

洪涛说：“不管是谁的主意，双瑗，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，你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，难道让你姐沔养你一辈子？”

双瑗不说话了。

洪涛见状又说：“不是我多嘴，看看你们这一家子人，双元怕老婆，没本事，多尔将来的费用一定是你姐沔扛着，现在培养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？你的饭碗又丢了，也只有靠她，双久就更不争气了，那就是一个无底洞……”

双瑗听不下去了：“你不要再说了！”

95

双瑗这边闹着婚变，双扬却正好经历着她的第二次热恋，和卓雄洲一起来到雨天湖渡假村里渡假。

天上下着细雨。湖上烟雾蒙蒙，绿水渺渺，近处有随风摇摆的芦苇蒿草，别有情趣。

在宾馆的房间里，双扬和卓雄洲相拥地躺在大床上。卓雄洲幸福而满足地说：“真恨不得三天三夜不下床。”

双扬笑：“别说疯话了，你又不是十八岁。”

卓雄洲感慨着说：“所以才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啊，人哪，真是一觉醒来，就老了！”

双扬说：“想不到你对人生还有这么多感慨。”

卓雄洲说：“你以为当过兵的人都很简单……”

双扬挑逗地说：“我可没有觉得你简单……”

卓雄洲一下子抱住双扬说：“我本来就不简单，这回非让你告饶不可……”双扬哇地叫起来，卓雄洲急忙打手势制止她。双扬用被子蒙着头笑。

和洪涛见面后的双瑗心乱如麻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第二天很没精神地照顾着饭店，想找双扬拿主意，却一天不见双扬。双扬和卓雄洲过得是乐不思蜀，直到晚上才给双瑗打了个电话：“双瑗吗？我是扬扬……”

双瑗一听是双扬，急切地说：“扬扬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一天一夜不露面，我们都要报警了… ”

双扬只是笑：“饭店没什么事吧… ”

双瑗说：“饭店还好，可是我找你有事… ”

双扬除了卓雄洲之外什么都不想去想，说：“反正不管什么事，你全都作主就是了，我看你现在掌管一个饭店根本没什么问题… ”

双瑗急得不行：“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赶快回来吧！我真的有重要的事… ”

双扬根本不想回来，说：“你也让我放松放松行不行？你不觉得我都快变成男的了么？我也是女人，我也需要爱是不是… 好吧，就这样吧。”

双瑗赶紧说：“那你留个电话号码给我… ”

双扬说：“算了吧，还是我打来吧。”说着把电话挂上了。

双瑗喂了几声，只好无奈地放下电话。

双扬继续在雨天湖渡假村里和卓雄洲享受着二人世界。两人又是打靶又是玩保龄，十分开心。饭店里的双瑗却不仅要焦虑自己的家变，还要操劳饭店的事情。一大早，她就和九妹开着农夫车去买了一车的蔬菜和鱼肉。回家的路上，双瑗和九妹并排坐在后排，双瑗只是望着前面的路发呆。

九妹看双瑗最近的情绪也很不对，忍不住问：“双瑗姐，我看见你这几天好像有心事似的。”

双瑗说：“心里是挺乱的… ”

九妹说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跟我说说，没准儿我还能给你出点主意呢。”

双瑗迟疑片刻，说：“这事你不一定能理解… ”

九妹黯然道：“有什么难理解的，我现在什么事都看透了。”

双瑗说：“九妹，你还在生扬扬的气？”

九妹难过地说：“我在生自己的气… 其实谁也没逼我，还不是我自己想做城里人… ”

双瑗叹了口气。

刚一回到家里，疯子就来找双扬。双瑗本想睡一会儿，但无奈也只得开门出来，说：“疯子，有事吗？我姐她不在。”疯子拿了一叠票据，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双瑗姐，我是从戒毒所过来的，所里叫你们先清一下帐，这是帐单。因为好多人都是逾期不交费用，所以所里决定一周之内不来清交欠款的，就全部从所里离开...”双瑗看着票据，说：“这总共是...”疯子说：“差不多五千块。”

双瑗倒吸一口气。

疯子说：“费用是挺厉害的，可那也得交啊，双久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...”

双瑗赶紧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钱一定会交的... 疯子，双久这么多兄弟姐妹，没一个顶用的，反而要靠你...”

疯子说：“快别这么说了，双瑗姐，等双久从戒毒所出来再说这些也不迟... 我走了，你们赶紧去交费啊。”

双瑗说：“你放心吧...”回了房间，拿着帐单，坐在床沿发呆。

96

好不容易，双扬才从渡假村回来，混然不知吉庆街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那天夜里，卓雄洲用他的奥迪车把双扬送到吉庆街的路口，停了下来。双扬不愿意下车，说：“真不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，想起那些烂事就烦...”卓雄洲安慰道：“谁都有烦心的事，好在我们是两个人。”两人又在黑暗中深吻起来。

双瑗在卖鸭脖子，忙乱之中，听到一个低八度的声音说：“来半斤鸭脖子...”双瑗一抬头，见是双扬，哭笑不得地说：“你可回来了！”

双扬搂着双瑗的肩膀说：“本来我是不想回来的，打算跟人私奔算了，可是我不能扔下我的亲妹妹呀...”

双瑗笑：“一张嘴跟抹了蜜似的...”

双扬附在双瑗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，双瑗的脸红了，打了双扬一下。双扬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回家睡觉吧，看你把眼睛都熬红了！这里的一切，有我呢...”双瑗脱了工作服，犹豫着想说什么。双扬说：“又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，明天再说！”

次日一早，双扬躺在床上，睡得少有的踏实。突然一阵醒狮队的锣鼓声响起，跟着各种声音喧闹起来。双扬被吵醒了，很不高兴，说：“崩溃...”翻身还想睡，但外面的声音很大，让她根本没办法睡觉，只得起来，出去看个究竟。只见原来豆皮张老店已经焕然一新了，横匾上的店名用红绸盖着。店前鞭炮的红纸满地，醒狮队在舞狮，锣鼓喧天。一街的人都被惊动了，纷纷跑过来看热闹。

双扬回到久久饭店，搬了个凳子，坐在门口磕瓜子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。偏脑壳说：“... 这是跟咱们叫板啊！”猴哥也说：“就是，老板，这是不让咱们在吉

庆街上一枝独秀！”

双扬撇撇嘴说：“崩溃吧，开饭馆，归根结底是吃味道，搞这么热闹不是本事，如果人家的师傅是鸿宾楼挖来的，我就服他...”

这时候，双扬看到横匾上的红绸落地，露出久久饭店四个字。所有的人全傻了。双扬像狮子一样冲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出来一个管事的！你们凭什么叫久久？欺侮到老娘头上来了！”

老店门口出现了吕艳红。她十分沉着地说：“我们凭什么就不能叫久久？”

双扬一看她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说：“就是不能！我把久久饭店打出名气来就是我的无形资产，你凭什么坐享其成？”

吕艳红毫不相让，说：“你说这是你的无形资产，你有什么证据？”

双扬气得发抖：“我的店就是我的证据！”偏脑壳也赶过来帮腔，说：“就是！我们的店开了多长时间，整条街的人都知道！”猴哥跳起来：“你们这么干也太欺侮人了，我们也没惹你们！你们叫什么名字不行？这不是成心吗？”吉庆街的人也议论纷纷。

吕艳红冷冷地说：“现在是经济社会，一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，没有什么情面可讲。既然这是你的无形资产，我请问你，你这个店名注册了吗？”

这话把双扬问了个张口结舌。

吕艳红斜了一眼双扬，说：“可是我注册了。这个店名虽然不是我的无形资产，但是我觉着它好，同时也怕别人跟我重名，所以我到工商管理局去注册了。”

双扬更是傻了眼。周围的人都替双扬可惜，说：“双扬，你怎么就没这个意识呢？”“扬扬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怎么叫人钻了空子，吃了哑巴亏！”

吕艳红很得意，说：“来双扬，我不但要感谢你的金字招牌，还要感谢你免费为我们培训了这么好的总经理和楼面经理。”这时，人们散开了一条道，双瑗和九妹穿着新久久饭店的制服站在门口迎客。两人都低着头，不敢看来双扬。双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突然双扬脸色铁青地叫起来：“来双瑗，这是洪涛给你开出来的离婚条件吧？这个饭店值多少钱？你就把你姐沔给卖了！你就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！难为你对我封锁消息，瞒得滴水不漏！”

双瑗一听，哭着跑了。双扬又冲九妹叫：“九妹！你没那么快就忘记吧？当初不是我收留你，你到现在还是家庭服务员，给人家抱孩子呢！”九妹不敢看双扬，说：“你收留了我没错，可是我也给你卖了那么多年的命！”

双扬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心气再高，也不能忘恩负义啊？”

九妹一听，火了，朝着双扬就嚷：“是谁忘恩负义？是谁把人往火坑里推？”

双扬鼻子都气歪了：“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把你往火坑里推了？真看不出来你是

这么一个心肠歹毒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”

九妹还嘴说：“就算我心肠歹毒，吃里扒外，那也是跟你学的！”

吕艳红假作好人，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九妹你就少说一句吧，好歹你们也是主仆一场，撕破脸皮闹，大家脸上不好看...”

双扬差点没背过气去。吕艳红大声地说：“既然大伙都来了，也都乡里乡亲的，今天是我们新店开张，就免费请大伙吃一顿！带着嘴巴的就请进来吧。”当着双扬的面，人们都不好意思进去。吕艳红笑道：“我可是真心请大伙，将来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呢！”这时，有人说了一句：“不吃白不吃...”于是人们蜂涌而入地进了新久久饭店。

偏脑壳对猴哥说：“他妈的吃他娘的去！！”于是两人也气势汹汹地往前走。剩下双扬一个人呆立在街上。吕艳红讥讽地说：“来双扬，你要是不嫌弃，也来吃点吧，我请的厨师也相当不错呢！”

双扬转身愤然离去。一个人回到房间里，躺在床上，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。

新久久饭店一直到傍晚还是热闹非凡，吉庆街的老少爷们、擦皮鞋大嫂、民间乐队指挥等人在里面吃得热火朝天，偏脑壳和猴哥也像报仇一样大吃大喝着。双瑗一个人站在厨房外的空地上抹眼泪。吕艳红走过来说：“今天是你的新店开张，哭可不吉利。”

双瑗抬头，平静地说：“你今天满意了吧？你不是就想看着我们姐妹俩打起来吗？”

吕艳红说：“我承认我的报复心很重，可我也为此付出了巨额的代价。”

双瑗质问道：“你对你所做的一切，就没有一点心理负担吗？”

吕艳红说：“我打拚到今天，成功，有钱，不就是为了做我想做的事吗？我为什么要有心理负担？”

双瑗说：“你只是有钱，但并不成功，因为真正成功的人恰恰是最善良最宽容的人。”

吕艳红讽刺道：“来双瑗，我想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不是什么节目主持人，我也不是你的采访对象！”

双瑗难过，说：“我跟你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只是恨我自己做了你的帮凶。”

吕艳红说：“有什么办法？人穷志短啊，我要是你，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”

双扬一直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一动也不动。突然，她感到一只小手在抚摸她的额头。双扬睁开眼睛，看到多尔站在床前，说：“多尔，你来了...”多尔说：“我来看创你，我想你了。”

双扬担心地说：“你没什么事吧，你爸妈是不是又打麻将去了？”

多尔很乖地说：“没有... 我这次考试考了年级第三名，特地跑来告诉你...”

双扬爱怜地说：“真是好孩子...”

多尔看见双扬脸色不好，说：“大姑，你病了吗？”

双扬说：“没有，我累了...”

多尔很懂事地说：“我也觉得你太累了，我早就想好了，等我长大以后，一定盖个五星级的酒店送给你...”

憋了很久的泪水，终于从双扬的眼中流出来。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

下一节 回目录